

黑泽明

VS

黑泽明VS好莱坞

[日]田草川弘/著

HOLLYWOOD

黑泽明 VS 好莱坞

[日] 田草川弘 著
余石杨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4933

KUROSAWA AKIRA VS . HOLLYWOOD by TASOGAWA Hiroshi
Copyright ©2006 by TASOGAWA Hiros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 Japan 2006.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P. R. C. reserv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ASOGAWA Hirosh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 Japan through The Sa-
kai Agency, Japan.

图片来源: Courtesy of the Margaret Herrick Library,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Beverly Hills, CA. U. 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泽明 VS 好莱坞/(日)田草川弘著;余石杨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414-2

I. ①黑… II. ①田…②余… III. ①黑泽明

(1910—1998)生平事迹②电影史—史料—美国

IV ①K833.135.78:J9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4927号

责任编辑:陈旻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06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4.375 插页2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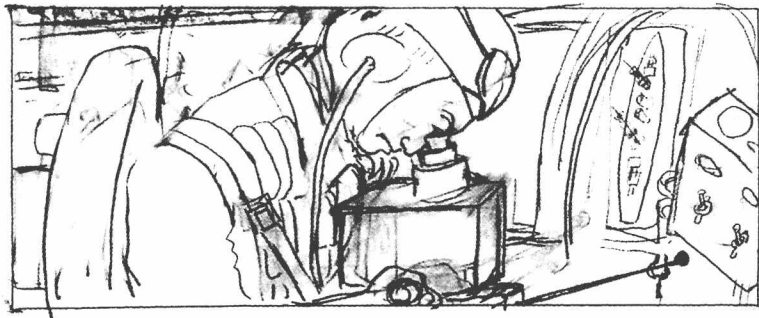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414-2 定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黑泽明亲手绘制的分镜头剧本

瞄着瞄准器的轰炸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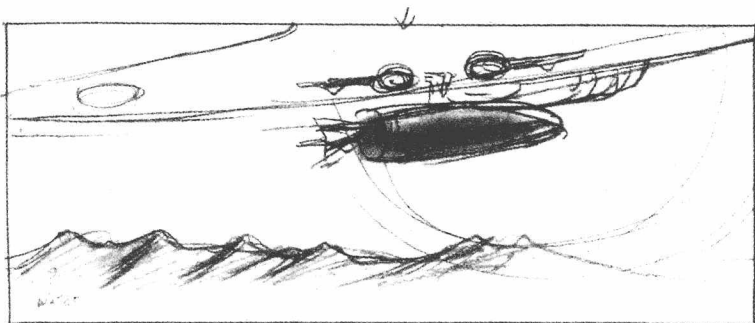
#495 渡边机 正在瞄准的阿曾 “左调二度……停！”
目标战舰“亚利桑纳”的照片，贴在正在瞄准的阿曾的眼前。

向导机和渊田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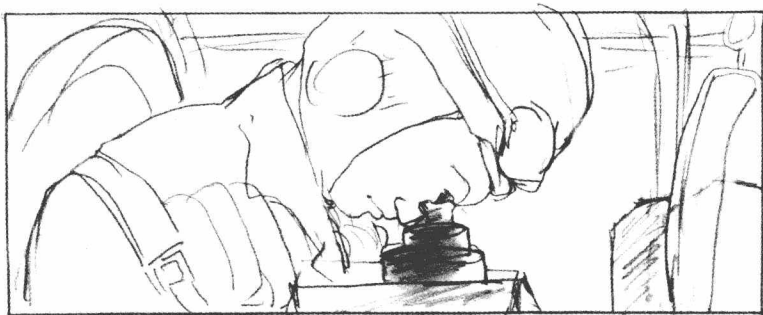
#496-1 掩护向导机——渡边机——的渊田
关注着渡边机装载的八百公斤穿甲弹的渊田队长机三人。九七舰攻可乘坐三人。

向导机所装载的穿甲弹



#496-2 载着炸弹逼近敌人的渡边机（从渊田的视线观察）
与前一个镜头相连，以摄影机的视线给炸弹特写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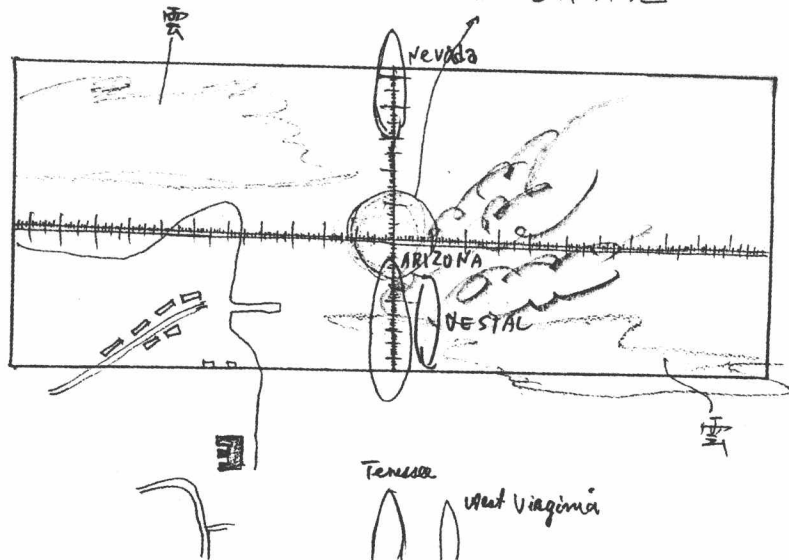
轰炸手的特写镜头



#497 正在瞄准的阿曾
从这里开始连续三个镜头到投下炸弹。再次特写这个场景的主人公。

轰炸手看到的瞄准器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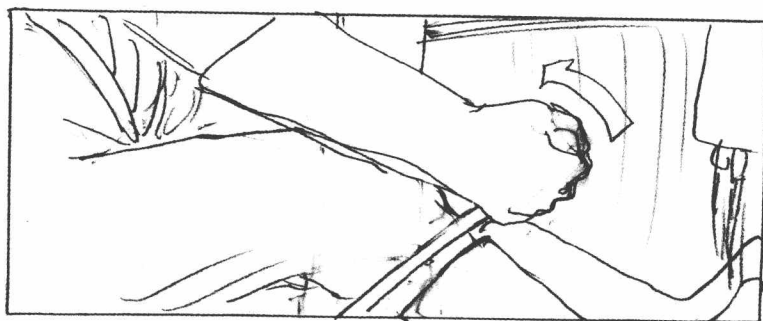
瞄准器の中の水泡



#498 瞄准器的视野 云层飘浮。

十字交叉的刻度和气泡。能够看到位于下方的舰队。

投下炸弹的瞬间



#504 投下炸弹！

大拇指一边按下发射按钮一边用力拉控制杆的阿曾。

※终稿与分镜头剧本的镜头编号不一致。

上述六幅分镜头剧本藏于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的玛格丽特·赫里克图书馆 (Courtesy of the Margaret Herrick Library,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序 言

那天,黑泽明身上散发着只有大师才拥有的凛然威严之气。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电影《虎 虎 虎》的开机发布会上。

“这是我和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合作描写珍珠港偷袭事件的作品。和我迄今所有的作品相比,这部作品的责任最为重大。当然如果考虑到作品的题材以及制作的意义,责任重大也是理所当然的。总而言之,我想拍一部能够留给后世、经久不衰的电影。”面对场内国内外记者和政界、财界、军队以及电影界等一百五十多位相关人士,黑泽明如此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刚刚在一个月前过完五十七岁生日的黑泽明戴着一副深褐色宽边眼镜,强健而瘦长的身躯包裹在一袭黑色西服里。继《红胡子》后,原定要在好莱坞拍摄的《暴走列车》突然延期,“世界的黑泽明”因此进入了他事业的低谷。但现场精神饱满的黑泽明依旧让人感受到了他的自信与从容。

片名《虎 虎 虎》原本是珍珠港空袭指挥官渊田美津雄中佐在夏威夷上空发出的莫尔斯密码,意思是“我方奇袭成功”。在开机发布会上,黑泽明、小国英雄、菊岛隆三三人共

同执笔的初稿名为《虎 虎 虎》。一九七〇年九月公映的福克斯电影中,日文版的名字是《虎! 虎! 虎!》,英文版的名字则为《TORA! TORA! TORA!》^①。

开机发布会在东京王子酒店举行。酒店坐落于距净土宗大本山宝刹增上寺不远的东京都港区芝公园。在酒店二层举办大型宴会的芍药厅内,提供午餐的开机发布会现场已经布置完毕。据说充满黑泽明风格的大厅是按照导演本人的详细指示布置的。

长约十五米的主宾餐桌位于宽敞的会场正前方,中间就座的是黑泽明导演和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制作人埃尔莫·威廉姆斯^②,两侧则是美日电影界相关人士。时任日本海军参谋中佐的源田实,曾在珍珠港空袭事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在世的见证人之一,他也出席了当天的发布会。

在主宾餐桌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一条带有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标志的巨大横幅,上方“TORA, TORA, TORA!”与下方“虎 虎 虎”几个大字相映成趣,跃入人们的眼帘。横幅左下方是日本的太阳旗,右下方是美国的星条旗。另外,横幅两侧的大型图片展现着在太平洋飞舞的浪花中航行的两国联合舰队。横幅前面,黑泽明身后还摆放着一件导演收藏的武将披肩,这件阵羽织上有一幅用金银丝线绣成的大画家前田青邨的虎图。张扬气派的布景,着实让人惊艳。

① 电影片名在本书中有《虎 虎 虎》以及《虎! 虎! 虎!》两种写法。这是因为影片在编写剧本以及拍摄、上映阶段,日文片名略有差异,中文译名也随之略有差别。——译者注

② Elmo Williams(1913年4月30日—),美国著名电影剪辑师、导演、制片人。

丰盛的法式午餐之后,作为美国福克斯方面代表的埃尔莫·威廉姆斯站了起来,他笑着说:“日本的团队和美国的团队要互相竞争,争取制作一部美日各自从不同角度展现珍珠港空袭的电影。日本方面有黑泽明这样一位伟大的电影制作者,为了不输给你们,我们美国方面也打算配备各种优秀的人才。”埃尔莫凭借着《正午》^①获得了奥斯卡剪辑奖,之后又制作了《最长的一天》^②、《晴空血战史》^③等多个大受欢迎的作品,大家公认他是一位外表稳重内心坚强的可靠的电影制作能人。因为深受福克斯公司总经理达利尔·扎努克^④的信任,所以这次电影的所有企划都由埃尔莫负责。当时他五十三岁,略微发福,虽然身高和黑泽明比起来低很多,但是充满朝气,激情四射。

接着站起来向大家打招呼的是黑泽明导演,他有点紧张,脸上泛红,但还是很从容地和大家说笑。“为了写成《虎 虎 虎》的剧本,我一直都待在热海的旅店里,就像关在罐头监狱里一样。昨天晚上好不容易回到了东京,这就像暂时保释一样,过不了多久又必须回去工作了。”

等大家止住笑声,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段话后,他严肃地谈起这部电影的制作目的:“这部电影既不是胜利的记录,也不是失败的记录。概括地说,它是日美两国误会的记录,是各种资源和能力浪费的记录。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以

① 英文原名为:High Noon。

② 英文原名为:The Longest Day。

③ 英文原名为:The Blue Max。

④ Darryl F. Zanuck(1902年9月5日—1979年12月22日),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制片人。

悲剧元素为基调的作品。另外,我还想深刻挖掘一下战争中的人性。这将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因此我衷心地希望能够得到不仅仅是电影界,还有日本政府和防卫厅、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等日美各方面的全力支持。”

在记者们的闪光灯前,黑泽明摘掉眼镜,满面笑容地和埃尔莫紧紧地握住了双手。埃尔莫的表情稍微有点僵硬,但是黑泽明却一直和蔼地微笑着,并多次应摄影师的要求摆出握手的姿势。正可谓是一帆风顺、友好和睦的开始。

那天晚上,黑泽明似乎还没有从下午的兴奋中冷静下来。为了庆祝日本电影能够进军好莱坞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举,人们络绎不绝地拜访黑泽明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松原的宅邸。被亲朋好友包围的黑泽明,心情大好,大口喝着酒,大声说着:

“剧本已经大致完成。整个故事也日渐清晰,清晰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看了这部电影,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说珍珠港空袭战是一场突袭。”

“这部电影既不是纪录片,也不是有华丽场景的大片,而是一场悲剧。真的很可怕,很可怕。”

“这是一个让世界了解我们日本人的绝好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的。”

“我也要让天皇陛下看看这部电影,如果拍得不好,我就踢碎飞机的窗户,跳进夏威夷的海里。”

“总之,我要制作能永留后世的电影,而不是过一两百年就过时的电影。”

黑泽明他们喝得酒酣耳热,天南海北聊到深夜也不肯

罢休。

一年零八个月后……

犹如希腊神话中被处以永无止境的惩罚，不停地把滚落到地狱里的巨石推到山顶上的西西弗斯一样，黑泽明导演在反复修改了二十七遍之后终于完成了剧本，他称之为“西西弗斯的苦行”。他还竭尽全力画出了二百多张分镜头剧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就绪之后，终于迎来了开机拍摄的日子。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日本摄制组在北海道、东京、大阪、九州并纵贯日本列岛各地，美国摄制组则在瓦胡岛、圣迭戈、华盛顿特区等地，开始了这场电影制作的大战役。电影预计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结束拍摄，同年秋天在影院上映。

然而……

日本方面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

在京都太秦的东映摄影棚开拍，本是最单纯最不可能发生问题的部分，黑泽明导演的拍摄却因一系列的问题没有丝毫进展。

黑泽明奇怪的言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导演不太正常”、“是不是身心健康出问题了啊”之类的传言开始在工作人员和演员中间流传。

然后……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前夜当天的下午三点左右。

在位于京都市三条河原町御池的京都宾馆（现在的京都

大仓饭店)内,铺着地毯的走廊上传来了略显沉重的脚步声。脚步声朝着黑泽明下榻的套房靠近,来人正是福克斯公司的制片人埃尔莫·威廉姆斯。

就在这一天,他不得不转告黑泽明被解雇导演一职的消息。

头天夜里,埃尔莫彻夜未眠。他与相关人员重新研究讨论了开始拍摄以来的三个星期里日方出现的问题,并就今后如何处理进行了协商。以达利尔总经理为首的福克斯公司高层们也通过国际电话进行了长时间商谈,最终决定解雇黑泽明,更换导演。据说达利尔对黑泽明感到失望,但又因两人关系很好而十分担心黑泽明。

黑泽明是在前一天夜里转住京都宾馆的。此前他本住在麸屋町的一家老字号旅馆,由于醉酒闹事被赶了出来。听说他喝醉后拿起旅馆走廊角落里的一个壶,嘴里喊着:“这种烂货就该扔掉!”就把壶扔进了庭院。埃尔莫听说黑泽明讨厌找住处的事后,立即在京都宾馆订了两个房间。然后,黑泽明与喜代夫人、长女和子深夜冒着倾盆大雨,打车转到了京都宾馆。

黑泽明所住的房门前站着两个头戴钢盔手持警棍的警卫员,这是福克斯公司应黑泽明的要求特地为他聘的。当埃尔莫走近时,二人依然以矗立不动的姿势向他行了军礼。这时,一个男人接到通知从里面打开了门。进入房间后,男人请埃尔莫坐下,自己消失在了隔房间用的大帘布后面。

几分钟后,黑泽明导演拉开了帘布朝埃尔莫走过来。虽

然他戴着深色太阳镜不能看清他的眼神,但是他的面颊肌肉僵硬,有些焦躁不安,看起来十分憔悴。见到埃尔莫,黑泽明微微点头示意便坐了下来,旁边坐着的是一位男译员。

埃尔莫首先告诉黑泽明必须至少休养并治疗一个月的诊断结果。这个诊断结果是一个星期前为黑泽明做诊断的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医师给出的。然后,他劝黑泽明尽快辞去导演一职回东京接受治疗,并称如果拍摄工作再受到延误,整部电影的制作将陷入巨大的混乱,所以福克斯公司最终决定,更换导演来继续电影的拍摄。黑泽明面无表情地听着译员传达福克斯的通知,沉默良久后,他慢慢起身,嘴里嘟哝着一句什么消失在了大帘布的后面。译员望着黑泽明的背影呆滞了,当译员将黑泽明最后用日语说的那句话翻译出来时,埃尔莫也一脸的愕然。

“如果无论如何也要解雇我,那我就切腹而死。”

瞬间,埃尔莫的眼前浮现出黑泽明血迹斑斑的身影,不禁一阵毛骨悚然。不过,想到这一定是让他深感迷惑不解的黑泽明所能做的最后的恐吓,他又很快重新鼓起勇气叫译员这样转达:

“解雇导演的决定业已传达,此后想怎样敬请自便。”

从黑泽明的房间出来,埃尔莫的步伐越发沉重了。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为了拍出能够名垂青史的了不起的电影,为了这个共同的梦想他们才一起夜以继日地努力着,难道结果就是这样吗?宾馆大厅里装饰着大大的圣诞树,上面挂着的各色彩灯是那么地闪耀迷幻。埃尔莫日后回想说:“那是多么超现实的画面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执行的解雇黑泽明导演职务的口头通知，也于当天以书信形式寄给了导演以便再次确认。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由青柳哲郎制作人亲手转交给黑泽明。在接到解雇通知书时，侍者松江阳一也在场，确认确有其事。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黑泽明本人却说并没有接到解雇通知书。

“我没有病。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福克斯公司突然发出‘黑泽明因病辞去导演一职’的公告，我真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黑泽明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黑泽明导演自己辞职，还是被解雇？黑泽明生病了，还是没有生病？如果他没有生病，那么为什么“被生病”了呢？谁又该为这场混乱承担责任？真相又该何处去寻找？这些至今仍是谜，我们仿佛进入了黑泽明成为世界名导的成名之作——《罗生门》里的“密林中”一样。

此后，埃尔莫收拾残局，日日夜夜地致力于该片的制作。经过一波三折，福克斯电影《虎！虎！虎！》的日方部分的拍摄终于在舛田利雄、深作欣二两位导演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于一九七〇年九月在世界各地公映。虽然该片在美国好评寥寥，但在日本和欧洲却大获成功。

“多气人啊，至今还没看过呢。”直到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黑泽明导演在他八十八岁辞世时，他也从没看过这部电影。

此时距离被解雇导演一职已有三十年了。

从受到解雇打击的那个日子算起,至今已有三十七年^①,也过了黑泽明导演的七年忌。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将迎来黑泽明导演的一百周年诞辰。回顾并重新评价黑泽明导演所创下的功绩的活动为数众多,恐怕也只有为沟口健郎、小津安二郎所举办的活动才能在规模上超过他,为世界瞩目。

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关于黑泽明的研究报告或论文。小津、沟口早期的默片中,有的已经佚失,但是黑泽明导演的全部三十部作品,作为有声电影我们都可以看到。然而,从一九六五年的《红胡子》到一九七〇年的《电车狂》的这五年,在黑泽明年谱上是十分模糊的一段,至今也几乎无法完全厘清。

以受挫告终的《暴走列车》,加上《虎!虎!虎!》,黑泽明的艺术至上主义被好莱坞的合理主义戏弄了,这段时间可以被称为“消失的五年”。

这五年正好是黑泽明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五年。难道我们不能更冷静地去追寻才能已经得到充分挖掘、精力和体力也正充沛的黑泽明导演激情澎湃、全力以赴努力的轨迹,更客观地评价他未完成的事业吗?

笔者是一个如此殷切地希望能看到已然成为泡影的黑泽明版《虎虎虎》的电影迷。在这部作品里,导演会想要表达些什么?让这豪情壮志毁于一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让理应

^① 本序言写于二〇〇五年。

知晓事情经过的日方相关人士一直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难道我们能漠视相关资料在谜底尚未解开之时就一点一点地流失吗？而这五年间的空白可能会以不可使人知的丑闻为由，给大师的生涯刻下一道败笔。作为与大师同时代的日本人，难道我们要坐视不理吗？

本书是笔者对多年来心中一直存有的疑虑所做出的解答。

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虎 虎 虎》开机发布会上，黑泽明导演与埃尔莫在共同起草的、发给与会嘉宾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部电影既不是胜利的记录，也不是败北的记录。它将尽可能地依据史实，从美日双方的视点，忠实记录珍珠港事件及其始末，而绝不是企图追究日美两国某个个人的责任。”

对希腊悲剧深有造诣的黑泽明导演，在提及珍珠港事件为何是“悲剧”时这样说道：

“可怕的命运在等待，我们知道，于是试图拼命逃避。然而，还是被命运指引到了这里。但是如果不努力逃避，也许在被命运吞噬前，最可怕的灾难由我们自己亲手制造。这个可怕、可怕的故事，就是悲剧。”

不情愿与美国交战的山本五十六，迫不得已率领麾下联合舰队四万将士，亲手掀起战争的序幕。珍珠港偷袭彻底激怒了敌军，它的成功最终带来的是日本的灭亡。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描写山本五十六的悲剧。

围绕着《虎 虎 虎》发生在黑泽明导演身上的故事，与山

本五十六的人生悲剧是如此相似,使人不禁联想到莎士比亚巧妙使用、被称作“戏剧性的反讽”的戏剧创作手法——黑泽明导演甚至喜欢到了能把大部分的台词烂熟于心的地步。

《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不乏无时无刻不被内心痛苦折磨的主人公,可怕的命运在一瞬间降临,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他们还必须忍受着在此之前的煎熬。了解主人公未来命运的观众因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加感受到了无尽的悲伤、心痛和同情。这就是黑泽明赞赏有加的莎士比亚的独特的戏剧表现手法。

“《虎 虎 虎》是日美两国的误会的记录,是各种资源和能力的浪费的记录。”黑泽明这样评价这部电影,“它在描写一场命运的悲剧。”可是,谁又会料想,在不久的将来,同样的误解与浪费会发生在黑泽明的身上。

本书调查研究了美方的资料,并搜集了日本国内长期被忽视的本国珍贵资料,希望可以从美日双方的视点还原这段往事,重新去感受黑泽明导演的梦想与遗憾。

这,是另一个“珍珠港事件”。